

卷二十七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絳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三十七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第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哥然後有芸兒。齡官既志得於蓄兒。又安有寶哥也。
 寫賈蓄齡官。另有一種情意。能繡鳳凰者。必能改織鴛鴦。非同村夫子講書。
 終日喃喃。只此一義也。
 此回是壬子年六月閒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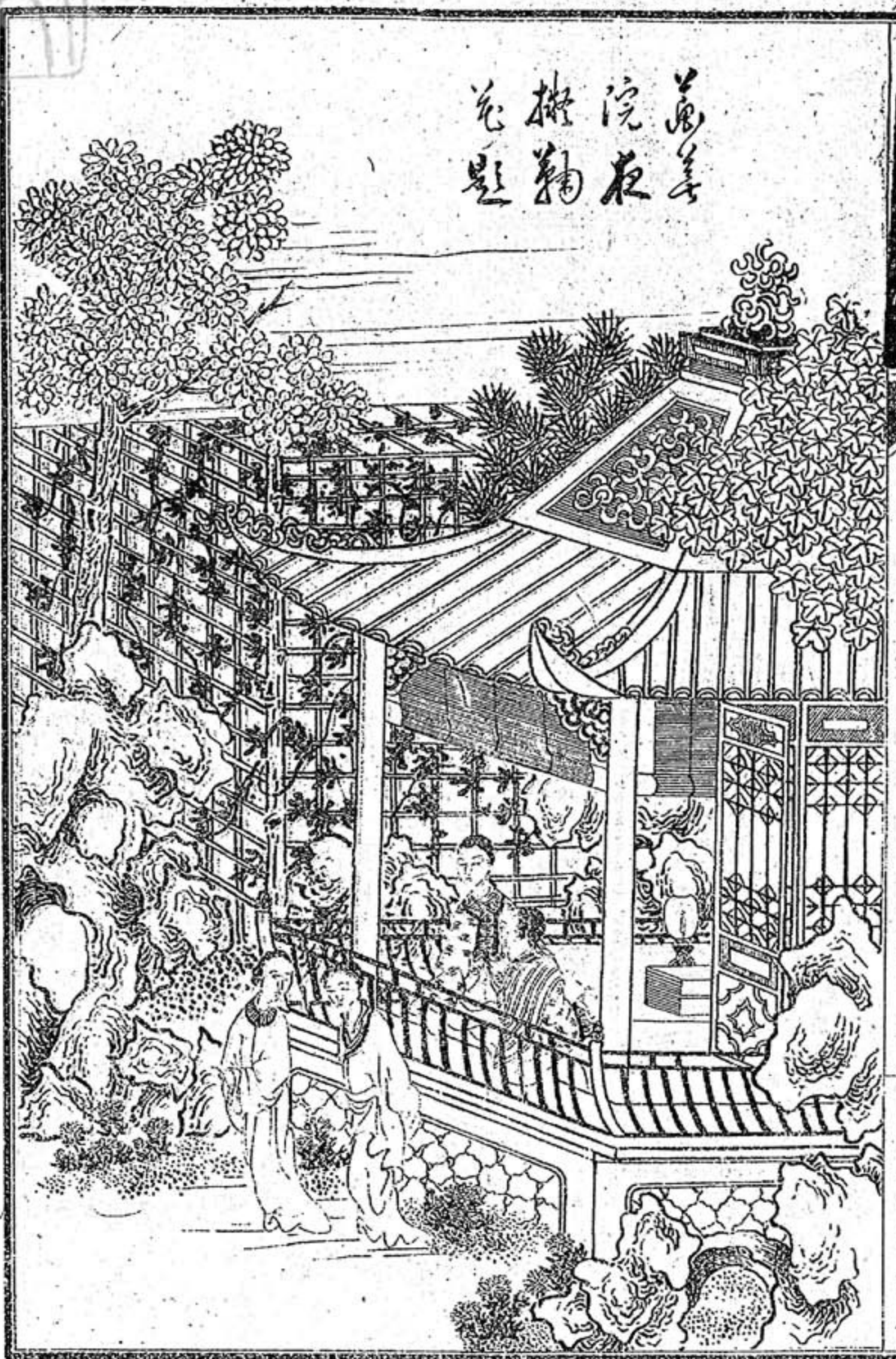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三十六終

天
 休
 偶
 結
 棠
 社



第三十七回

萬善院夜擬菊題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三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以上自寶玉出梨香院至湘雲回家一小段作過脈文字此八字仕途中所罕見者學差不是科甲出身人作者大書特書之是耶非耶

又以賈政出差一小段引起下文寶玉一段以下入海棠詩社一段翠墨乃探春之婢也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卻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直、古、未、有、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于七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混了一混。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裏擎著一幅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著一點涼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啓。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臥。漏已三轉。

吐屬風雅

尺腹欠佳非雪芹才
短也蓋見近世結吟
社者其箋札往來大
概如此遂依燕雀之
鳴亦甚嘆力

雅似唐人小啓

踏雪句借用不然夏
秋之交何有雪耶

父一而已奈何便認
是司認也執不可認
也然李笠翁所著傳
奇有出錢買父者則
雲兒尚屬便宜

學而不通文理寫得
舉而

可謂不識而合想三
位姑娘亦以東招之

林妹妹云不敢未免
太險

既曰正經又曰大事
的是歡公子口吻

善起忙頭

李執掌壇卻好

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為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竝真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北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謙及。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蓋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啓。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擎著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著呢。這是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託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竝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

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畱下賞玩。因近日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竝叩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得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裏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裏了。眾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

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

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執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很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

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只怕是詩。只怕。是詩。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執道。極是何不起

人必起個別號今之市井與舊莫不爾爾秋爽居士是亦不俗

雅韻

隨不愧此雅號

無事忙三字直可作寶哥寶嫂法寶哥寶嫂法寶哥寶嫂法寶哥寶嫂法

身分卻當

菱洲以不會作詩謂自起個號今人紛紛或有別號觀此能無醜哉

學之不能詩而入詩証者只討得清雅二字耳

李執事曾作省親應酬七律一首誰謂其不能詩者李執事曾作省親應酬七律一首誰謂其不能詩者李執事曾作省親應酬七律一首誰謂其不能詩者

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倒底不確又累贅這裏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眾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燻了肉脯子來吃酒眾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眾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名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執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眾人忙問是什麼李執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為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得很李執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

個號卻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執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了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執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執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裏地方大竟在我那裏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容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較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

往往起主意之人，歸根必被人所管，不特今日有然也。讀者試思之。

不從寶玉提起而從李執事提起最妙。

寶釵似得詩中三味。

好韻必有妙詩，元字韻有三音此一筆也可云巧矣。

倒底是會者不忙且寫一種詩人風致可見品格獨高天機活潑是美人是才女迥非烟視媚行者可比。

寫出寶哥哥推波助光。

寶哥哥何其鈍也令我憶省親汗下時矣。

近來不善作而善看者最多，特不能公道也。耳即要公道亦苦不也。

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門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咱們就往稻香村去。」李執事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道：「一月只要兩次就敷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裏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眾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高興。」李執事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執事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擡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花還未賞，倒先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著。」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眾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了頭道：「你」

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了頭正倚門立著，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著。」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雁，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拈四塊，那了頭便拈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了鬢們嘲笑迎春，又命了鬢點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燕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卻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執事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卻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眾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

說脫流利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囊灌苔盆。麝脂洗淨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豔。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倒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闌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為土玉為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取句寫得隨處斯為
 文如其人
 平允之論

月窟仙人逢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詩洞花主之賦否大
 有私心是論人不論
 詩凡操月旦者誠如
 即四十九回之所云
 正日也然則彼之所
 云正日也其十月十
 六乎

探春出口風雅可稱
 通人

以上結海棠社一段
 文字
 以下插入寶玉房中
 諸婢瑣事一段

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月窟仙人逢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眾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蕪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閒。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裏去。寶玉道。倒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礙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裏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

為後來晴雯病中請
醫諸婢不識戲子作
一映筆
人此等處頗識大
受賞人卻有此等做
作

翻此數語可知襲人
以外語了頭莫不供
其指揮襲人之權亦
大矣夫固誰使其然

真摺入隨之文

此是老太太因類而
推的講究不是看
上你秋姑類

趙姨姐在傍常有難
乎其為情者

為襲人一照

同黛玉得宮花時一
機口氣吾故云晴姐
乃襲兒影子也
正大光明之論

好讓他們在下房裏坐了。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拵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擡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裏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分付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雇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裏拵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撞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拵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卻見格子上碟槽空著。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鍼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裏去了？」眾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家貨多巴巴的。拵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常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格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個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的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

分那日見園裏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裏纔新開的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拵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拵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拵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倒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拵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得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一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裏。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著眾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眾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卻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吓。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倒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

卻是比他你高貴些

其利如刃

晴姑娘胸中自有一
種憤憤者在並非
此等處可以見秋姐
心地和乎以見秋姐
晴安秋秋清辨酒酒
一則安分循道理一
則仗氣有志節各行
其是

鐵較正錄非修竹不
能彈芭蕉也
野及月例錢晴雲未
免有情乃以冷笑未
之則看不起國人之
文矣

聽人之言層層都到

詩社而什麼的是無
知了頭口吻

以下接寫接湘雲到
寶府續前海棠社為
菊社一段

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裏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
剩的纔給我我甯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
裏誰的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我知道晴
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歡喜
歡喜那怕給這屋裏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眾人聽
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
了嘴的得了空就拏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
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
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裏還罷了太太屋裏人多手雜別
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裏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
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鍼帶道這話倒是等我
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去取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
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了頭得了一遭兒衣裳
那裏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撞不見衣裳或者太太

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裏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
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糲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
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裏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
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
大姑娘送東西去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我有話說與我收拾了就好一順
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裏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
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啗們
這裏園裏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嘗嘗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
姑娘就畱下頑罷這絹包兒裏頭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糲將
就著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媽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
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裏麼
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裏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只管去罷宋
媽媽聽了便拏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付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
著呢宋媽媽去了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

此等話頭真體會人情之至矣

的是史姑娘脾氣

雖無事忙卻是熱心人

好學真雅人

好夕不管便是能詩者有心求好者必至不好

仁詩俱佳

燈下清談吐滂沛乎寸心竟成詩話一則翠爾操觚家當奉以寶姐姐為雲兒設身處地真是好姐妹

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嫵嫵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裏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裏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裏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嫵嫵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腳。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拏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眾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興頭。

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卻依韻和了兩首。好夕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眾人。眾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裏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卻喜詩人_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_{其一}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裏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_{其二}

眾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眾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院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裏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穀使。這會。

鑿兒處境其實可憐
得姊姊如此鑿原方
且感激之不暇矣

如寶釵者真雲兒之
類已也

巧題險韻究不
做詩人隔人之
然只曉得不會
的假詩人斷不
不巧題險韻之
詩人非婦女本
風雅才子可爲
掃眉才子可爲
之佩
不得以爲迂論

卷

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嬌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拏出來做這
個東，也不彀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裏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
躊躇起來。寶釵道：「這主意必好。」
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裏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裏的人有多一
半都是愛喫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裏賞桂花，喫螃蟹。因爲有
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統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
做不得麼？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隻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鋪子裏取上幾壘
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
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
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
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麼？我
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
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隻來，明日飯
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了。那婆子

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裏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
中那裏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
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
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鍼黹，是你我的本等。一
時閒了，倒是于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
裏想著，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
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
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
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很做，也
不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卻很好，只是不知用何
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
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
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
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爽性提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

總求一筆
風雅之至寶釵可人
限韻為小家派俾哉
耳乎恐被俗學醜詖
近來有專以韻難人
者恐為寶釵所笑也

二人研墨醮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爽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韻所縛。嗒們別學那小家庭。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此。難人。湘雲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嗒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

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趕著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八月將終。賈母所限寶玉出門之期已近。乃賈政又奉差遠出。寶玉更可任意遊蕩。以便敘及結社等事。文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纔起意。結社。賈芸適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著迹。探春札甚雅。芸兒字極俗。映襯好看。

寶玉別號。卻有三個。又聽人混叫。活變不板。

未見白海棠。先擬詩社題。與後文菊花題。不用實字用虛字。俱是文章避實法。

李紈評詩。以寶釵詩含蓄渾厚。取為第一。眼力見識甚高。

各人海棠詩。俱暗寫各人性情。遭際。而黛玉更覺顯露。

借送菓品。引出史湘雲。又借尋瑪瑙碟子。引出送桂花。為下文賞桂伏筆。

王夫人給襲人碗菜月錢。是明寫給衣服。在眾了頭口中說出。是暗寫。一樣事。兩樣寫法。方不雷同。

湘雲補詩二首。第一首是寶釵影子。第二首是黛玉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連湘雲補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續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結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寶釵想出賞桂吃蟹。代湘雲作東。遍請一家。文章開拓變換。既照應寶玉送

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蟹譏諷一層。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壬子年八月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三十七終

天
山
羊
皮
圖
書

